

到了埃及,不管你见到还是没有见到尼罗河,尼罗河就已跟跟你了。

谁能说神庙上那些威严依旧的残柱、法老墓穴中那些像天书一样的象形文字、无边的沙漠上那些飞驰而过的幻影、不是这条河流意志的存在和派生物。而那些行走着的人们,笼罩在河流的恩泽中,行走在盈盈的水光中,好像总是在等待和寻找着什么。走在古埃及的土地上,不管你是乘飞机、坐火车,总是离不开尼罗河,它时不时地出现在你的面前。让你感觉到尼罗河就像这片土地上的魂,跟着你,望着你,观察着你,分析着你。埃及有一首古诗《尼罗河颂》中有这样的诗句:

他在黑暗中散布了光明,
在他的牲畜的牧场上
以他的威力使一切产生;
以他的水给母腹中的婴儿生命。
他是无限的普塔和卡贝神。
他关心自己的仆人,
建立了子湖和午湖,
他是无限的普塔和卡贝神。
他这样创造了一切,
所有文字,所有圣典,
他在北方成就了一切。

看到尼罗河,我就理解了埃及,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和生命。因为世界上虽有无数的河流,但所有的河流都有着同样的母性、神的洞明以及自然的恩泽。跟着这些河水,你就可以深入到这个国家的细枝末节,深入到它们遥远的过去,你就会明白沙漠上的骆驼和那人那种复杂的依存关系。世界上古文明都会依托着某一个水系,古埃及所依托就是尼罗河。尼罗河全长6671公里,

是世界上 longest 的河流之一。它贯穿埃及全境,穿越金色的撒哈拉大沙漠。埃及及95%的人口依河而居,因为流域以外大都是漫漫的黄沙,人无法居住的。随行的女导游是埃及人,她取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,茉莉花,茉莉花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我们说:“没有尼罗河,就没有埃及,没有埃及,就没有我。”说着她的眼睛里似乎有盈盈泪光,可见埃及人

文家新篇

低语的尼罗河

马新朝

对这条河的感情之深。

在我的印象里,河要比江小,后来看得江河多了,我才明白江与河其实是一个被混淆了的概念,河未必比江小。中国的江多,比如:黑龙江、怒江、雅鲁藏布江等;外国几乎没有江,都是河,世界上最长的两条水——密西西比河、尼罗河,都是以河命名的。人类的繁衍,现代化的快速发展,又多是牺牲这些河流为代价的。近几年,在中国我所看到的大河小河,大江小江,大都是被污染的,而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已经太惨了,每每见到它我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悲凉,沿岸不知道有多少厂矿企业至今还在向它排污,母亲河水水质污染,泥沙混浊。有一年我跑了几十公里的河岸也没有看到一棵芦苇、一条鱼,大河上下你所看到的是一座接一座的大坝和水库,自然的河没有了,每一片

水里都充满了人的肮脏的气味。

尼罗河是不是这样呢?我有些担心。

我是在埃及南方的城市卢克索看到尼罗河的,时值7月,岸上热浪滚滚,河水里刮过来阵阵的凉意,带有绿草和清水的甜味。当我第一眼看到尼罗河的时候,我有些惊疑:好大的河啊!这才真正是一条大河波浪宽,这才是我想

象中的最美的河流,河水深且清,宽而稳,它不是奔腾,而是涌动,上游大水茫茫,下游水天相接,对岸的椰枣树像是一幅幅剪贴画,镶嵌在蓝天的边缘,河中水光闪闪,白帆点点。尼罗河让我看到的是充沛和丰盈,饱满和肥硕,像小伙子一样青春焕发,像孕妇一样将要临盆,与以往看到的江河不同,这里没有衰败的气息,一切都是刚刚开始,一切都是新的。这条亘古的河,哺育了埃及7000年的文明,7000年啊,太久太久,这条河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心力和乳汁,现在,它怎么一点也看不出苍老和疲惫,这让我惊讶不已,这是埃及人也是整个人类的福啊。

尼罗河在喃喃低语,这种低语声,我能听懂,因为我在黄河上听到过,它慈爱、温润、旷远,而又伸手可以触摸到。它就存在于我生命的内部。

我们一行人乘帆船溯流而上,清亮的河水拍打着船舷,溅起朵朵浪花,我先是爬在船舷上用手玩弄河水,然后,又把脚伸进河水,河水抚弄着我的脚,软软的,凉凉的,像是孩子们的小手,很是惬意。船很快到了对岸,沿着对岸的芦苇从继续向上行驶,沿岸的芦苇约有数百米宽,郁郁葱葱,无始无终,不时有白鹭在丛中被惊起,嗖嗖地飞向蓝天,数不清的燕子绕着船帆飞,在河水中留下箭一般的倒影。我们这一帮人,被眼前的美景陶醉,手中不停地按动着照相机的快门。这时候,忽然从芦苇丛中驶出一页扁舟,船头上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,正在收渔网,光着的身上被晒得黑不溜秋地,多像小时候的我。我们让翻译问他逮了多少鱼,一个孩子会意,从船边的水中提起装鱼的网兜,足有十几斤重,全都是尺把长的非洲鲫鱼,这种鲫鱼呈浅黑色,翘长而味美。

一会儿,船靠岸了,岸上先是不知名的大树,遮天蔽日,接着便是油光发亮的香蕉林,香蕉林的空处放着一些条凳和桌椅,便于游客休息。我们品尝着香蕉,合影留念,在林中来回穿梭,宽大肥厚的香蕉树叶油浸浸的,你可以从上面感受到尼罗河的话语气和回声。而每一棵香蕉树的腰间都挂着一大沓香蕉,它们好像从很远的地方走到这里来,专门等待我们,像是河的使者。

在返回的帆船上,为了留下一个印记,我喝了几个尼罗河的水,不料晚上却拉起了肚子,这才知道了尼罗河的厉害,它毕竟哺育了人类7000多年了,它身上有着太多太多的伤,这种伤口后必定还会显现出来。

向天歌笑着说:“子仁,咱言归正传吧,哥们是真遇到难处了,要不也不好意思大晚上把你约出来,我肯定知道胜利路建全国最长报栏的事,我已经运作好长时间了,一直拿不下来,开始我是通过我们老丈人的关系,可他那一阔基本上都退下来了,我的工程预算、设计方案都已经做出来了,就差这最后一道关口,所以得劳你大驾帮忙疏通一下,我想这得找个重量级的领导出来。”绳子仁说:“我先给你跑着,成不成的不敢说,但我会当自己的事一样。”

送绳子仁,向天歌决定今夜和谢真真郑重其事地谈一次关于生孩子的问题。恰在此时,向天歌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响了两次,他推开门一看,竟是李海鸣发来的:如果没睡,回电。向天歌接了过去,听得李海鸣说:“我还在报社呢,换总编的事,你终于如愿了,现在过来吧。”

山中悟道

向天歌正为着发愁,沈唱乐颠颠地推门进来,说:“向总,今天总算有个好消息了。我搞到了三张维也纳爱乐乐团迎新年音乐会的票,马自达唯一的女儿马燕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声乐,我可是在上面感受到尼罗河的话语气和回声。”向天歌问:“多少钱一张?”沈唱乐说:“咱们要的这个VIP区,外面的票价是3800元一张,我和朋友耍了赖,按3000元一张给你,一共9000。”向天歌听了下舌头:“呵,一万块钱去跑两个小时,真是奢侈啊。可是你给他们三张票,他们怎么去过啊?”沈唱乐说:“那咱还管呀?”向天歌说:“不管那?你马都给别人买了,如果不给配好鞍子,他骑着你的马还会念叨你一路不周到的。最后,别的好处都忘了,就记住了这么个漏洞。这吧吧,我让靳主任开车把他们送过去,你也去,他们如果愿意在北京住下,你们就等着,如果不住,就专车开回来,反正花这一次钱就花到他不好意思为止。”

向天歌还是第一次来来回回,这是日理万机的宿舍楼,看上去有些拥挤。进门来,是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厅,摆了个三人沙发,占去了一面墙。回歌换了拖鞋,递给向天歌一副手套:“委屈你套上吧,要不擦地也是我的活儿,你先坐着,我去切几个凉菜。”向天歌说:“受不了你这黑白颠倒的习惯,我才吃过早点,别麻烦了。”

向天歌帮着起开啤酒,说:“老回,虽说这人,吃是一个胃,睡是两平方,可我觉得你住得还是太憋屈了,该换换房了。”回歌叹了口气:“你说,同样是当爹的,我怎么就没有法子让孩子满足一下虚荣心呢?”向天歌点头:“我跟你说吧,老回,人生的许多动力都是靠虚荣起来的,谁也没有资格笑话谁。虚荣就像空气和水一样,是生命无法离开也无法回避的东西,现在,什么能支撑起这种虚荣,只有钱。说实话,钱其实一点也不俗气,而是恰恰相反,雅致和品位,离了钱,就什么都不在了,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?没有足够的钱,你怎么可能过上好生活,生活得好不好,你又怎么可能热爱它?老回,这好男不挣有数的钱,我为什么在李总那儿大力收钱,不光是因为你当过我的师傅,咱们沟通没有障碍,而是我觉得你是集团里少有的懂新闻的人才,窝在群工部里,哪个部门也不敢批,你来了,正好可以实现你的新闻梦想,我实现我的经营梦想,你把报纸做好看了,势头一起,我这边马上跟上配套服务,有了增长点,‘海都’就是满盘皆输。”回歌赶紧听明白:“什么增长点,哪有配套服务?”向天歌说:“比如,我可以延长广告产业链,咱们脱离集团的发行公司,自己筹建一支投递队伍,同时配送水米面粉菜等生活必需品,或者把模特公司、家装公司、家电卖场之类的企业挂靠过来,以媒体的名义搞活动。”回歌还还是一头雾水:“人家傻极了,自己干得好好的,干嘛非得挂靠到你们这儿来?”向天歌说:“看看,你不是捧着金碗要饭吗?我说的挂靠是虚拟挂靠,没有任何从属关系,只是捆绑一部分经营,说得通俗点,就是各取所需,咱们需要的是广告费,企业需要的是宣传窗口,如果这件事做大了,做响了,对于我这边来说,就是变相广告为制造广告,对于你那边来说,会派生出许多多服务性很强的版而来。咱们唯一的资本就是手里的这张纸和脑子里的想法,比如,模特公司挂靠咱这儿,咱可以搞推广大赛;家装公司挂靠咱这儿,咱可以搞家居设计大赛;旅行社挂靠咱这儿,咱可以搞环球婚典,什么单位有媒体搞活动方便?咱玩着闹着就把钱挣了。”



马新朝

郑州地理

牛马坑

朱永忠

牛马坑是中原区须水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名称,该村位于须水镇南部边沿,西四环西侧,南与二七区马寨开发区毗邻。据传,牛马坑是由饮马池演变而来。西汉末年(公元8年),王莽篡位,自拥为帝。南阳汉宗刘秀起兵伐王莽,攻战颍川后,活动在郑州洛阳一带,与王莽进行一场中原鏖战。一日,刘秀转战到郑州西部,人困马乏,即命大军扎营休整,在驻营附近低洼处找到两眼泉水,泉水清澈见底,解决了大军人、马饮水问题。公元25年,刘秀消灭了王莽,统一了华夏,在洛阳登基称帝。郑州西郊的百姓都认为光武皇帝刘秀驻扎的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。方圆数十里的人都在这里放牛、放羊、放马,称刘秀饮马的水泉为饮马池。之后,放牛、放马的人越来越多,饮马池也称牛马池。

该村陈姓居多。在清光绪十五年(公元1890年)由荥阳县薛楼村迁来3户数十人,在饮马池附近安家落户,起村名为饮马池村。民国时期荥阳县政府发给该村村民纳皇粮执照。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自然气候,地表发生了巨大变化,饮马池的水源逐步干涸,人们平整土地,两处泉水(池)也不复存在。自1957年起,村里上报政府各种报表一律改用“牛马坑”村名,一直沿用至今。



雪原油画

黄秦华

此小说被《读卖新闻》称为“日本20年来最了不起的推理悬疑小说”,连续9年“日本最受欢迎女作家”宫部美雪代表作之一。

1993年荣获第6届山本周五郎奖,2008年荣获“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!”排行榜“20年最佳”评选“专业人士部门”第1名、“读者投票部门”第2名,并入选英国《卫

《火车》

张卫平

报》推荐“亚洲10大推理悬疑小说”。

《火车》具有浓郁的社会派色彩和典型的“宫部风情”,于无声处温婉从容地铺陈出一个曲折震撼的当代悲剧故事;停职期间的警察本间受侄

子的委托,帮忙寻找他突然杳无踪迹的末婚妻影子。本间循着影子的过往,逐渐发现她失踪的背后暗含无限隐情,她似乎一边在亡命奔逃,一边又时欲登上那辆凄凉的命运之车。

望着无边的黑暗,本间不由寒从心生:谁在追赶她?谁是“火车”上的魔鬼?她究竟在哪里?随着调查深入,悲凉骇人的真相缓缓打开……

顺序不对

一位心理学家断言:“今天的年青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基本相同。他们也是逐渐懂事,离家出走,结婚,生孩子,只是顺序是倒过来的。”

文明弊病

老蚊子对年轻的蚊子说:“你们年青的一代真是太幸运啦!在你们的时代里,时髦的女人喜欢裸露她们

小幽默二则

匡天龙

们的肉体,你们可以随时大口饱嘴。”

年青的蚊子反驳说:“你只知道她们袒露的外表,其实她们的脸上、身上都涂满了许多油腻的东西,时常塞住我们的吸管,害得我们好几天没吃到一点东西呢!”

听我讲个故事

崔立

这天,男人驱车去女人处,商谈离婚的事宜。

和无数个离婚的版本一样,发财后的男人开始厌倦家里那老味黄的女人。男人有了更新、更温柔的漂亮女孩陪伴。男人想开始另一段更崭新的生活。一路上,男人都在暗自盘算,房子是可以给的,钱也可以给一些,多少数字还是他说了算。男人记得笑着,一个月前,男人就悄悄地把公司里所有的流动资金都转移了。

到了。站在自己家的门口,男人却犹豫了一下,想摸钥匙,才想起来,几天

前男人就把钥匙交给女人了。男人只好敲了一下门,轻轻的。

门没开,男人又敲了一下,这次重了些。隐约听见屋内传出女人的声音,等等,一会儿就来。

可这会会儿长了一些,男人耐着性子等着,等等,等等,男人想,反正是最后开门了,再等等吧。

门终于开了,女人站在屋内冷冷地看着男人一眼,说,进来吧。

女人分明化了点妆,打扮得特别漂亮,可这漂亮,却让男人莫名的有种不安。男人记得女人一向是懒得打扮的。男人心里满是疑惑地进了屋。

地板是女人每天都打扫的,干净的几乎一尘不染。男人要换鞋,找了半天,却找不到平时放在门口的他的鞋子。女人说,你的鞋早就扔了。

男人苦笑,随手关了门,脱了鞋赤着脚走进屋,三月的天还有点冷,地上有些凉,男人的脚稍稍抖了抖,就径直坐上了不远处沙发上。男人从包里拿出那两份离婚协议书,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,男人看着女人说,你看一下吧。

女人也在沙发前坐了下来,捧起协议书看起来,看了一会儿,又放了下来。女人站了起来,进了卫生间,然后卫生间就传出洗衣机启动时“砰砰砰”巨大的声响。女人出来时,手上湿漉漉的。女人湿着手要去翻那协议书,男人忙拿开,男人看了女人一眼说,你到底想干什么?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啊!

女人忽然笑了,笑得有些冷。女人随手拿了块毛巾,擦了手。然后,女人拿过协议书,又看起来。男人把笔递过去,女人接过笔,随手又放下了。男人看了看时间,有些急了,男人说,你答应,今天一定给我签字的!

女人没听见般,似乎自言自语着说,口有些干了。女人进了厨房,然后端来一杯水,水是热的,还冒着热气。

女人把那杯水递给男人,男人似乎是有了一点,手上还带起了手套。男人干坐了半天,真的有些渴了。但男人没喝,男人一心想着尽快把这个协议书签了,然后快速离开这里。男人就用手轻轻推开那杯水,水有些烫,触到了男人的手指,男人的手指不自觉地缩了回去。男人冷冷地看着女人说,这里的房子留给你,我还可以给你一些钱。

女人冷冷地看着男人一眼,轻轻喝了口那杯子里的水,说,我可以什么也不要,包括这里的房子,但你必须认真地听我讲完一个故事。

男人有些纳闷地打量着女人。

女人说,有一个男人,因为有钱,开始厌倦了家里的老婆,在外面找了其他年轻貌美的女人。男人就想和老婆离婚,去时带着他的离婚协议书。老婆故意拖拖拉拉了半天,然后倒了杯水给男人喝,男人不喝,男人推托时把指纹留在了杯子上,然后老婆把水喝了。其实,杯子里的水是有毒的,杯子上只留下男人的指纹。最后,老婆毒发身亡了。而男人,因涉嫌故意谋杀,也被判了死刑。

女人的叙述很平静,平静得近乎没有任何的波澜。

故事讲完了,女人不由朝男人嫣然一笑,说,现在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打扮了吧?!

此刻,男人的额头分明有了汗。男人眼睛木木地看着那个还在冒着热气的杯子,脸色已是煞白,近乎有些愤怒了,愤怒得近乎有些歇斯底里,你到底想干什么!你想死就去死,为什么要陷害我!你这个疯女人!

女人冷冷一笑,直笑得男人有些毛骨悚然。

男人拉住女人的身子,说,你到底喝了什么!

男人还说,你要毁了女人,你知道吗?!

最后,男人都有些瘫软了,男人哭丧着脸,跪倒在女人面前,说,我可以把什么都给你,请你不要这样害我,好吗?

男人却找了张纸,在上面写,愿意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女人……

拿出协议书走出家门时,男人是有些跌跌撞撞的,甚是狼狈。女人有些鄙视地看着男人渐渐远去的背影,想,男人啊男人,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贪生怕死了……

想了半天,女人忽然想笑,眼前,却早已模糊一片。



山水国画

舞文墨

连载

我还发现一个特点,高中就立体几何这门学科,整体情况是男孩子比女孩子学得要轻松,当然我不是说高中男孩子整体比女孩子学得要轻松,但就立体几何这门学科,高中男同学学得要轻松一些。什么原因呢?后来我发现,就是因为小男孩比较调皮,喜欢动手,而女孩相对来说更文静一些。所以动手能力其实与思维能力的开发,是有关系的。

第二,哪些人适合学奥数呢?我觉得有两种人。第一种人,就是学习余力特别大,学习能力很强,在班里就学那些课程,根本就难不倒他,学习很轻松,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给他掺杂一点高难度的奥数的培训,可能把他的精力吸引过来。第二种类型,就是对数学特别敏感,对数学特别有感情这样的学生。尽管学生的数学成绩不一定特别突出,但是他在数学上,表现出特别的敏感,如果从小开始引导,这个学生将来可能会在数学学上大有作为。所以我这个现象不是全民都适合学奥数,但是对这两类学生,通过奥数的培养,让他们过剩的精力有所集中,从而为他们以后奠定更好的竞争基础。

第三点,是我们要保护好参加竞赛孩子的学习积极性。我记得去年,有一个杂志社的记者采访我,想给我写一篇采访报道。我们谈完以后,这个记者就跟我说,王老师,我那个侄子参加数学竞赛班,竟然才考了18分,所以有一个周末,我们全家聚会的时候,一听说这个小孩考了18分,我们都觉得特别可笑,我们都笑话他。我当时一听,心里就“咯噔”一下子,可能因为我的职业特点,我一发现对少年儿童摧残的行为,就特别敏感。我说那个小孩当时是一个什么表现呢?他说那个小孩难过得哭了,躲在房间里也不出来,我们都感觉到,这个小孩就是这样呢,还差不了人呢。我当时一听,真的很生气,我说你们全家人,怎么这样去摧残孩子呢,我告诉你,数学竞赛的18分是个什么概念,一个在班里学习第一的学生,数学竞赛都经常得零分,他数学竞赛都得了18分了,他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学生。我说那个竞赛是一般人能参加的吗,竞赛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,1欧元和1日元,它能画等号吗?你看你出现了全家人,他考了18分,已经非常优秀了,你们却把它当成一个笑料一样,这样来摧残这个孩子,你们真的做了一件非常伤害孩子的事。当时那个记者一听,马上说,王老师,你这样说,我也确实感觉到我们很对不起那个孩子,怪

不得当时孩子哭得那么伤心。我说抓紧回去再安排一个家庭会议,你来请客,这个会议就是向这个受到伤害的孩子道歉,可能把这个孩子受伤的心灵愈合一下。后来我听说那个记者还真安排了这么一个活动,大家向这个孩子表示了歉意,另外加以引导,现在这个孩子好像对数学又比较感兴趣了。培养孩子,就要保护好孩子参加数学竞赛最初的积极性,他一旦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,可能就一头扎进去,乐此不疲,流连忘返,我觉得这就是迈向成功的很重要的一点。

第四点,中学生能不能参加竞赛呢?我在人大附中,要是从高一开始教的话,一般这个年段的竞赛,就由我来带。一开始,高一随便报名,谁想参加数学竞赛都可以报,结果一般都报九十多个人,一个教室都盛不下,就在阶梯教室上课。但是讲着讲着我发现,随年级越少,一般到高三,也就剩三十个人左右了。但是这剩余的三十个人,一般都能在竞赛中取得一个很好的名次。这个现象我是觉得很正常的。一开始,学生对数学竞赛抱着一种激情,投入进来以后,突然发现越学越难,而且他们学到的功课已经很累了,因为中学比小学的压力一下子增加了,所以中学生参加竞赛要认真选择。但是我觉得,这帮学生参加了这一段的数学竞赛,对他高中三年的学习,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

家庭纠纷是非常的绊脚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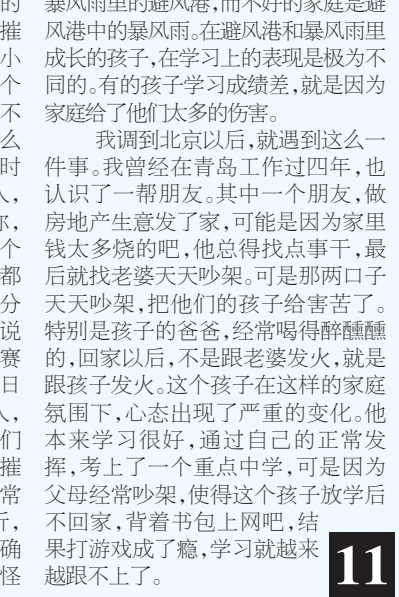
家对每个人来说,都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地方。家能给孩子提供什么,决定了孩子的一生。好的家庭和不好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呢?有人说,好的家庭是避风港,不好的家庭是避风港中的暴风骤雨,在避风港和暴风骤雨里成长的孩子,在学习上的表现是极为不同的。有的孩子学习成绩差,就是因为家庭给了他们太多的伤害。

我调到北京以后,就遇到这么一件事,我曾经在青岛工作过四年,也认识了一帮朋友。其中一个朋友,做房地产生意发了家,可能是因为家里钱太多烧的吧,他总得找点事干,最后就找老婆天天吵架。可是那两口天天吵架,把他们的孩子给害了。特别是孩子的爸爸,经常喝得醉醺醺的,回家以后,不是跟老婆吵架,就是跟孩子吵架。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,心态出现了严重的变化。他本来学习很好,通过自己的正常发挥,考上了一个重点中学,可是因为父母经常吵架,使得这个孩子放学后不回家,背着书包上网吧,结果打游戏成了瘾,学习就越来越跟不上。

王金战育才方案

学习哪有那么难

王金战 著



王金战